

香港電台第五台
《長進課程：解密秦朝》

主持：馮天樂博士（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、中國文化研究院學科顧問）、黃好婷

第十六講：胡亥暴政

一、胡亥繼位後的宗室清洗：權力合法性的血腥重構

秦二世胡亥登基伊始，即發動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宗室清洗。這場屠戮不僅是權力之爭，更是有系統地清除皇族的血脈，其規模與手段令人駭然。

1. 屠戮的策劃與實施

據《史記·李斯列傳》記載，胡亥即位後，曾憂慮地問趙高：「大臣不服，官吏尚強，及諸公子必與我爭，為之奈何？」趙高趁機進言，建議實行嚴刑峻法，誅滅先帝舊臣，疏遠骨肉至親，並提拔貧賤者以充實親信。胡亥採納此議，一場針對皇族的血腥肅清隨即展開。屠戮行動迅疾而殘酷，主要分為以下幾類（據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及《李斯列傳》綜合）：

- 公開處決：12 名公子被「僇死咸陽市」，意在以公開行刑震懾朝野。（見《李斯列傳》）
- 集中屠戮：6 名公子「戮死於杜」。（見《秦始皇本紀》）
- 逼令自盡：公子將閭昆弟 3 人囚於內宮，使者奉詔責其「不臣」。3 人知無生路，流涕拔劍自殺。（見《秦始皇本紀》，原文作「自殺」）
- 公主慘刑：10 名公主亦「砒死於杜」。「砒」即磔刑，分裂肢體，其狀極慘。（見《李斯列傳》，《秦始皇本紀》未載公主事）
- 被迫殉葬：公子高見兄弟姊妹相繼遇害，恐禍及家屬，遂上書願從死，請葬鄠山之足。胡亥覽奏大喜，賜錢 10 萬以葬，許其殉葬。（見《李斯列傳》，「願從先帝於地下」為後世意譯，原文作「願葬鄠山之足」。）連同此前被偽詔賜死的長子扶蘇，秦始皇子女 30 餘人，幾乎誅戮殆盡。按《史記》明載統計：扶蘇、12 公子（咸陽）、6 公子（杜）、將閭 3 兄弟、10 公主，合計 32 人（或將閭 3 兄弟計入「公子」總數則為 33 人）。學界推測秦始皇共有子女 33 至 34 人（23 子 10 女或 24 子 10 女），遇害者約在 30 人左右，存者惟胡亥及公子高（自願殉葬）等極少數。

2. 考古佐證

近年考古發現為此慘劇提供了有力佐證。秦始皇陵東側上焦村（位於陵園東牆外）發現 17 座陪葬墓，其中 8 座經發掘，出土 7 具骨架（5 男 2 女），年齡皆在 20 至 30 歲之間，遺骸呈現身首異處、肢體散亂之狀（如 M15 墓主頭骨插有箭鏃），且隨葬品規格甚高，符合王室成員身份。墓中發現「榮祿」「陽滋」私印，推測為公子、公主之名。雖無直接銘文證實所有墓主身份，然發掘者袁仲一先生等學者普遍推測，此即胡亥所殺諸公子、公主之葬所。冰冷白骨，無聲控訴了這場皇室悲劇之慘烈。

3. 深層動因：合法性焦慮與法家極端化

胡亥何以如此絕情？表面固因忌憚兄弟爭位，深層則反映秦政內部矛盾之總爆發。

- 合法性危機：胡亥得位不正（沙丘之謀），諸公子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其統治合法性的潛在威脅。趙高曾警示：「夫沙丘之謀，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……今陛下初立，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，恐為變。」此語道出了權力核心的集體焦慮。

法家集團的默許：耐人尋味者，以李斯為首的法家官僚集團對此屠戮竟近乎緘默。李斯之所以縱容，一方面出於自保（擔心扶蘇繼位後，重用蒙恬而廢棄自己），另一方面也因其視諸公子為「分封復辟」的潛在載體。徹底剷除之，等於從根源斷絕周制回朝的可能。對李斯而言，維護郡縣一統的法家藍圖，其重要性似乎凌駕於皇族存續之上。然而，這種極端路線看似鞏固皇權，實則自毀統治根基。

二、「黔首振恐」的深層原因：統治合法性的崩解

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載屠戮之後：「宗室振恐。群臣諫者以為誹謗，大吏持祿取容，黔首振恐。」宗室之懼，理所當然；然普通百姓（「黔首」）何以亦陷「振恐」？

要回答這個問題，須從關東（原六國故地）民心解讀。秦統一後，關東民眾苦於苛法、重役（築長城、修馳道、營阿房、建陵寢），又受關中秦人遙控統治，心懷怨望。彼時民間或存一線期盼：若長公子扶蘇繼位，以其仁厚聞名，或可緩和矛盾。故陳勝、吳廣起義，乃託名「扶蘇、項燕為天下倡」（《史記·陳涉世家》），正欲利用此民意。胡亥盡誅諸公子，無異宣告「扶蘇路線」徹底斷絕，關東民眾最後的政治幻想亦隨之破滅。當「改良秦朝」之路被斬斷，唯餘「推翻暴秦」一途。

胡亥之暴行，遂將搖擺觀望之民心，盡數推向反秦陣營。秦之統治合法性，在關東瞬間蒸發，由「天下共主」淪為「人人得而誅之」的寇讎。所謂「黔首振恐」，實為絕望與離心的集體心理寫照，加之嚴刑峻法導致的社會恐怖氛圍，使得人人自危。

三、趙高專權

胡亥深居禁中，耽於享樂，委政於趙高。趙高遂「更為法律」，使本已嚴苛之秦律「務益刻深」（《史記·李斯列傳》）。胡亥復行「督責之術」，效法申不害、韓非之法，以峻法督責臣下，致「群臣人人自危，欲畔者眾」（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）。中央集權至此扭曲為皇帝與權臣濫殺臣民的工具。「指鹿為馬」一事，尤彰顯此體制之荒誕與恐怖。趙高欲為亂，恐群臣不聽，乃先設驗，持鹿獻於二世，曰：「馬也。」二世笑曰：「丞相誤邪？謂鹿為馬。」問左右，左右或默，或言馬以阿順趙高；或言鹿者，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（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）。

此舉非僅試探君昏，實為強迫整個官僚體系，在恐懼中接受「指黑為白」的權力邏輯。朝堂之上，是非顛倒，公理蕩然，唯權勢與諂媚得以存活。趙高的清洗不止於宗室。其勸胡亥：「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，上以振威天下，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。」（《史記·李斯列傳》）這是有系統地剷除始皇舊臣與地方實力派，代以己黨。軍功集團如蒙恬、蒙毅兄弟（與趙高有私怨），遂成首要目標。胡亥在趙高蠱惑下，幾將宗室、法吏、軍功集團、儒士悉數推向敵對面，終成孤家寡人。

四、迫害儒生與自毀統合根基

胡亥的惡政亦波及思想領域。關東烽火四起，二世召博士諸生問策。多數儒生直言「山東盜賊」「天下反叛」，皆忤旨獲罪；待詔博士叔孫通窺其意，獨進諛言曰：「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，何足置之齒牙間。郡守尉今捕論，何足憂。」二世悅，拜叔孫通為博士，賜帛方 20 匹，衣一襲；而言「反」者皆下吏治罪（《史記·劉敬叔孫通列傳》）。此舉粗暴堵塞關東士人在朝之發聲管道，斷絕王朝與地方精英的最後輿論紐帶。秦始皇雖「焚書坑儒」，猶存博士制度，以籠絡監控天下學術；胡亥則連這個窗口也封閉，致朝廷與廣土眾民之思想脈動完全隔絕。決策遂淪為基於謊言與臆想的空中樓閣。

五、結語：極端之惡與王朝傾覆

胡亥的種種錯誤政策，將秦始皇晚年已趨緊繃的高壓統治，推至徹底失控之極端。其背離法家「一斷於法」（雖嚴而有常）的基本精神，代之以毫無節制的恐怖屠殺。彼自以為誅除潛在威脅、禁絕批評即可永固權位，殊不知正瘋狂拆解王朝統治的 4 大支柱：血緣宗親、功勳集團、官僚體系、士人階層，乃至底層百姓的最後期盼。李斯等法家重臣，本欲借胡亥之手剷除分封隱患，豈料所立者乃一毫無政治智慧之傀儡。其肆意妄為，終致自身亦淪為權鬥犧牲品。當宗室凋零、舊臣誅盡、朝堂唯趙高一人指鹿為馬之際，大秦內部已成掏空之危樓。

公元前 207 年，起義軍兵臨咸陽。趙高遣其婿閻樂逼宮望夷宮。胡亥哀求見趙高一面不得，願降為郡王、萬戶侯，乃至「願與妻子為黔首，比諸公子」（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）亦不可得，終被逼自刎，年僅 24，在位僅 3 年。胡亥至死未悟：毀滅大秦者，非獨關東叛軍，實乃其自上而下掀起之惡政。